

天
啓
滇
志

滇志卷之三十二

拾遺第十四之一

舊志標數十二以雜志終篇且無遺錄兩卷惟廣
雜志之義雜者事之支也做說恢奇釋言小記雜
然並陳於前而其所取者災祥怪異僅列兩端則
外此而見聞殊特遺不足收者亦多矣矧古學既
湮文獻不足欲以一耳一目上下千古敢自信諸
才心哉于是選義按部廣爲是編正史闕補或別
存檢索之餘故府史傳或雜出老叟之口所見異
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苟有樂於質實亦何慚
於炳燭雖然以無遺言格不谷以有遺言格之高

該也以一人言撻遺不若以衆人言撻遺之爲大也廣用物則伐山之後無窮農取精則覆甌之粟何取必有非撻遺者矣猶未也絢琴雜之雄辯則大古益融開海帶之幽微則八紘咸頌必有非非撻遺者矣竟此業也雖謂渙無遺志可爲

禘事

劉斐漢帝傳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鷄鴟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鷄鴟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殺儂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圍令歸本土

世說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覆瓦見屏便憤一句云

歟隔躍清池桓問歟隔是何物答曰蠻者與焉歟
隔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陸曰千里投公始得蠻
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唐貞元年邊將告乏馬幸泌言於上曰北和回紇南
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馬以易致矣再
三論辨乃從之與回紇和親罷可汗上表稱臣及兒
上大喜謂泌曰田訖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奈何
曰四紘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南則是
斷吐蕃有臂也雲南自古來臣屬中臣揚國忠無故
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若吐蕃賊沒未嘗一日不思復
爲唐臣臣故知其不可招也

初雲南黨附吐蕃蕃盜塞必以為御導韋準計得雲南則斬虜右走乃明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其大首領首邪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初邪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皇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攝戾者化願皆封以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約東南鬼主驃傍宜婁銜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罕濤師率遺精卒二千與蠻其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誠酋悉多揚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質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

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時兵常數萬南倚閩
羅鳳西結吐蕃但勢強弱為患臯能殺服之故戰有
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驥儔和義王刻
雨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
將蘓危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
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賓州雖制諸蠻城龍谿於
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
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軍勅張芬分出西靈閣破
城和通篤定廉城踰的博領遂圍維州博樓維攻下
年漢等三城取却山屯焚之年道元師論莽熱來授
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崖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為

檢校尚書右僕射庾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
水白狗逋粗弱水清遠吐霸八國酋長皆因舉請
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
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解於仲通下兵南
溪道遂閉至是南征北谷近吐蕃故舉治復之繇蔡
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舉統押
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成盡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三年復高州吐蕃悉完壘造舟謀擾邊舉
輒破卻之自是兼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籬官馬定
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
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僂焉帝詔舉深入以撓虜

率遣大將陳迥等出三奇寇克臣趨石門無衣山營
芑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畧棲難老翁城高佃王
英俊繇岷和清溪道薄放松州元膺出石山成溪賊
守至道茶萬韋良金趨平夷潯州明自靈關夏陽攻
連祖偏松城王有道步大渡河陳孝陽率蠻酋鄂時
等道西瀘戎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
楊汝為杜悰節度府致官蜀有可縣置萬州西南地
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餽以
飽邊士悰將從之汝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
衝本非中國今擬西南屯士往耕則岷萬立少賊得
乘間若調兵捍岷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蠻得長驅

是實賊糧豈國計取巧上始南詔自大中以來寇益
州掠文吐謂華人往乞淡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
勢甚張收議預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殺
誦張戰心往滿蠻不能支

徐中為嶺南節度使遠俗以攻剽相矜申禁切無復
他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嘗貢水未
嘗曠索高竇統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備馬援故
道錄蠻蠻抵蜀持關不備詔可

李師望諸宗屬也自負才勇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
游叩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劉西川致州於
臨叩師望定邊軍第度詔肯允之乃自鳳翔以尹擢

領此任于時四川大將叛其分裂巡屬乃陰通南詔
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
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

西川自劉闢構逆後又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
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纒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
直抵府城居人有高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
有一蠻迷路入通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謀
而逐之蠻一迴顧卻走如堵墻崩爲自畫又明終不
能擒致其怯弱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
勇銳欲吞之倖擒殺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庶
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大尉渤海高公駢自天
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
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憊交趾之敗望
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繞臨遂成煨燼士民無
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圍版築焉慮畚鍤將施
亭候有驚乃命門僧景仙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
是羅勒滿洲而變名也

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
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驃
信警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以後剝南苦之牛叢尚書作
驃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

葉傳蜀城掌武先選統統救患人皆破符一道蠻塊
知之望風而遁爾信宗幸蜀深幾作梗乃許降公主
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命宰相趙隆眉楊奇觀
殿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陽飛章
言南蠻心驚唯此數人請旨而歸之這信宗還京南
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觀輩皆有詞藻途中詩
云風裏浪花飛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憶
前見林坑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
暫留停甚清美也前志奇觀傳載此詩無末二句
僕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
借兵南詔以入蜀時和成詔程載適罷去轉運使高

良夫推知成都得報大恐持擇屬郡勅民遠入城郭
且令逐縣添方手蜀人又下見兵革懼甚洵洵待亂
文潞公為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
入蜀蜀人並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
所運關中器用即令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
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
开節統任判官者所為遂呼至成都詰其敢震聲動
播兩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
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語實通月不至請舉
宗為飛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
高至南詔復謀為亂為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

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時吏

劉向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十士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范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綆倡引入衆以金羅絡守錦繡垂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懼爲所掠乃偽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虜雲南邂逅其叔父曠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

洪武間附馬牛誠有罪

上命戊金齒衛公主同往道卒

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而五指揮胡琛即欲奉

旨誠曰姑緩一日琛以

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末武命使者馳呼傷人
然已無及矣

高起居華洪武中戊永昌自言爲起居注時同罹法
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閉目不答久之開曰濟又數奏如前

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並某人着去充
軍其餘者俱殺了因自思同罹法者每見

上意善答爭先進言一值

上怒皆縮恐夫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喘然所以違策

天監貸死耳

永昌戊卒繁景和年十四從父母自南京來戊解官千戶敬和其母不從凌辱備至父亡欲置之死景和逃還京極數即時

召入俾盡言毋恐遣提解千戶令候提到無辭遂令景和看而斬之仍解景和送母克戊景和幼見

聖意優容憫悼憂盜未滅而更解遠戍南園錄疑此二事兒

聖和慎勤政至公無代因益記之

孝宗時先祿寺以難竣進御

上食而美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

上曰朕素後必預儲以待爲費多矣

咸化中錢能怙寵教虐溷人如在水大無敢言者津

安南文毅給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進

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怒以南京戶待改任單騎履

溷自奉菲薄揭示通衢人皆焚香禮之其祭兄文曰

昔往撫溷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

勸從正果遇禍兄以死理靈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人

固非利害所能怵而其兄之賢亦有以助之又商公

知人皆且指出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行符術詛思任用
黑火等物人皆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爲奇
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
又稱之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脩蓋以七人所種之
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
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
石爲泉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是徵五十石入
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姦屯
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
訐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稽審其脩遂爲奏改

各口與除謂以家小吃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十石二
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
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于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今使之

補地理

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三西城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湖泉洞在姚州西

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莖焉爰有嘉穀膏稌膏黍膏稷百穀自生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內唯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又同未提之東南六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日熱不

鬱蒸猛冬之時寒不慘燥

唐書驪國之地南盡滇海北通南詔梁些城東北距
陽直咩城六十八百里楊慎謂滇海即今滇海又謂
梁些即杜詩所謂和親邏洋城今作摩些其字雖異
地一也音一也摺楊直咩城今大理府古南詔所都既
東北距大理六十八百里安得以滇池爲南屨蓋驪
國即緬甸楚夷之地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運羅
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爲滇海而用怡承
訛遂以爲滇海耳又按摩些今爲麗江府在大理西
北驪國亦不應越大理而北通摩些則謂梁些爲摩
些者亦非也今臨安府南有摩些勒巡檢司以通元

江老越誇高驛國北履其始是乎

唐書昆彌國一曰昆明西朝考也在爨之西洱河為
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
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
亦所不至武德四年高祖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
論之入貢新唐書又云土歌濕宜杭栢隨水草畜牧
要出高山冬入深谷今瀾滄衝永寧浪蕩間當是其
地風俗亦畧同大理志乃謂昆彌為白崖非也諸葛
亮伐南蠻戰于洱水之南白崖姚嵩入滇古路何言
不至耶其實昆明以池得名昆彌之為昆明聲相近
而訛耳

補山川

梁祚魏國統曰西南夷有大湖名禁之水水中有物
嘖嘖作聲射中木石則破裂中人則死名曰鬼彈聞
聲已至不可得見也永昌郡東百八十里濇倉有瘴
往以二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悶亂毒氣中物則
有聲中樹木枝則折中人則令奄然青爛興古郡領
九縣經千里皆有瘴氣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
步深十餘丈

南齊志諸葛亮五月渡天如臂川中氣候常熱雖方
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行漢
德黎州也川中有天地其地水南流水流甚廣

實甚狹此竇忽塞則百姓憂溺

永昌郡傳曰朱提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未提縣川中
從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十頃各千頃池又有龍
池以灌溉種稻與楚道接多猿羣聚為嘯千行人徑
次聾聵人耳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日飛鳥過
之不能去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滹中亭
州白崖曲江德勝閣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
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泉所在下
心有硫黃其水猶有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淨去
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母沙教粒過知

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
溫泉銘云白磬上嶽丹砂下沉華清凝老飛流瑩心
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
為暖流耳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
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並寢處其中又移餘
齋則聞聲如雷教文之明如此之異海中環湖苦多
蛟而寶珠寺乃絕無影嚮其理不可曉也

九州要記王贊嫺柯山在雋州昆明縣

神異經云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廡

涇河八月望夜河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水面漁人往

往思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椀月此世外事
不可以意度其有無也冬日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
莫如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海獸云陰火潛然豈其
事與

諸葛亮表益州郡有朐文山澤山司彌瘞山婁山碎
龍山皆未詳在

漢書越雋郡青蛉縣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今
以姚安爲古青蛉而姚安竟無禺同且云有金馬碧
鷄則禺同又似在會城矣又漢書青蛉屬越雋弄棟
屬益州而今靖蛉弄棟同係安亦未確

又云俞元裝山出銅在河中洲上律高西石室山中

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黃古北赤山出錫錫西陽山
出銀鉛南為山出錫益州郡曠休縣有大河從廣百
四十里深數十丈河水東至世崧入橋俞元縣池在
南橋水所出東至世車入溫投靡縣南山臘涂水所
出西北至越雋入繩逆郡二行二十里秦城縣牛
蘭山取水所出南至澗柏入澗行八百二十里葉榆縣
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
百里為唐縣國水首受徽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
行六百五十里季棟縣東崇山無山水所出北至三
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海池縣大澤在西地同二
百里北有黑水祠水是溫泉同海縣說虜山迷水所

出東至陵蓋入涅母極縣橋水出東至中留入澤過
郡四行三十一百二十里求唯縣從陝山半同勞水
出徼外東至糜伶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
里越萬郡蓋登縣孫水一曰白泚江南至會無入苦
行七百五十里遂父縣繩水出徼外東至樊道入江
過郡一行千四百里青蛉縣臨池澤在北僕本水徼
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應助
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舊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
增食入蠻又有盧唯水求細水代水都夢縣壺水
東南至糜伶入尚龍谿過郡二行一百二十里西隨縣
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伶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

一百六里毋歛縣東至漳中入漳今山川猶昔而名之相仍者十無一二矣漢初開滇察地脈以戴形方考據最覈夫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古史較今志而流峙宛在目中國固不必問諸水濱矣

尋甸府易龍驛東南中和山又名賽武當以祀真武有巡撫蔣公泉魯記中途有閣崇嶺下視左右兩山排列各十二以衆旗鼓有旗號二十四山之號

永平縣南十餘里有溫泉在路之東鑿爲池萬曆丁酉重修有兵備副使普安邵以仁新新泉刻於石

補形勝

王元美宛委餘編云滇詔之地晉雜金馬蒼山洱水
勝甲天下寧無仙真總理蓋記者當時中國版圖未
備無所考証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懸立五岳
羣山之名耶

補風俗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羅
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圓帽謂之席帽垂絲
細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卓羅巾帽而以席
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
露開元初宮人着胡帽靚粧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
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
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周禮三農有雨訓仙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
云原與隰及平地用修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
之刀耕火種巴蜀滇南之雷鳴田水農廣東之葑田

雲南之海緯諺所謂拜水挿杖撐船割稻者也若原
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向也

楊用脩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

子節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為之專詠元

安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念載遂以滇之土俗擬

兩歐為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儼前賢亦記并州故鄉

之懷耳其詞有云四月滇南春迤邐八節常如三月

裏其頃浴佛金盆水又云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園

裏黑煩熱雙鷓鴣橋邊人賣雪又云六月滇南波漾渚

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炎炎宵作

干蘭舟桂楫喧蕭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

樹花仍在又月十二月滇南煇歲晏家空甌雕盤薦
皆實錄也漁人謂虹為水椿歲暮蒸白漿搗為丸以
雕柴盛之薦于祖禰

南詔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昶田五畝曰豐申公魯
詩曰有美一人陽汝之何注已濮之人自呼曰阿陽
王元美云西南女人自稱曰娼

鄧侍御公六言詩地控雙關金碧雲開兩迤東西盈尺
海波瀾瀾四時草色接淩峯頭半起雲彩海曲初青
丹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
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減淚故園歸去如何泚
水河邊月白花橋閣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殘幾

點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烟水雷鳴初澍田疇注云滇
俗潞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為雲彩初生月曰月牙盡
角為晝曉松炬為松明高田為雷鳴田謂雷鳴雨沛
始得播種也拖白練高名剪紅羅花名沙水河花橋
關俱地名

補物產

華陽國志云平夷有竹其筍相去一丈名漢竹南方
有布帶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為大舟筍味甚美
今未聞又云筍對青羊青羊紫二色可愛彼中人亦
未見括出

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推輪節苔束針亦
曰筍竹城固是任箋筍既食鬢髮則侵釋曰大者二
尺圍由至厚實南中夷人破為弓枝節皆有刺種以
為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又云種為筍落阻道
尋穰或卒崩根出如大石物縱橫相承如操車一
名筍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鬢髮今廣南勝越等中皆

有刺竹如譜所云夫竹比君子而夷落乃為荆棘華
戎不同貫即物有然者矣

又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種仍其幹乃即其抄生于
日南別名高葉釋曰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南
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為弩絃見徐忠南中奏
劉淵林云粵人以史葉竹為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
豈非一物而二名者漢中有筋竹葉差小于它竹堅
而且直伐卒取以承槍甚美利也

又曰筍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筍實衙空南越
之居梁柱是供鐸曰交州廣志云由衙竹亦有生于
永昌郡為物叢生

又曰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磔河不仇杖若人工豈必
蜀壤亦產餘邦一日扶老名實縣同釋曰窮竹高節
窮中杖若人刻廣志云出南廣筇都縣然則卬是也
名猶高粱董張騫傳云于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威
卬杖中開越萬越萬古身毒也張孟陽云卬竹出興
古盤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尋伏山去洞庭西北
一千一百二十里黃圖云華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
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為蜀地之生也禮記曰五十
杖于家六十杖于御者扶老之器也

廣志云永昌有溪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一斛小
者數升為榘榘

雲南記云有實心竹又米斑駁殊好可為器物其土
以為槍幹交林

檉舍南方草木狀云檉柳樹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
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仰望眈眈如挿叢蕉于竹批風至獨動似舉
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
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澁剖其皮
帶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乳棗以扶留藤古賣灰并食
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嫁客必先
進若邂逅不設田相嫌恨一名賓門築錢

雲南記云檉榔樹如梭擱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

計葉正目結房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
籜籜堪為扇至五月熟大如鷄子以海蟲殼燒作灰
名曰蛤黃灰共扶留藤嚼之香美除口氣又食令人
齒黑

俞益期與韓康伯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
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權穗似
黍其綴實似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
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旁則窅朗
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

土檳榔狀如檳榔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瘴瘵
天也不常有之主治瘡雲南志云紫檳榔狀類白芷

寇爵塗惡瘡甚効氏食一枚斃冷水即無所傷俗云
馬金貴

南中集有和山花歌序曰樹高六七丈其質似桂其
花白每朵十二瓣應十二月遇閏輒多一瓣俗以為
仙人遺種滇中更無別本在大理府上關和山之麓
土人因以其地名之余過時值花盛開其歲遇閏試
摘驗之良然此花即會城土主廟娑羅樹花也佛曰
盛開其色白微帶黃意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
一蓋如稗穗垂出瓣中今歲丙寅潤六月花辨凡十
三相傳高僧以二念珠入土一珠出樹不知大理所
傳仙人遺種者又出何典故且不獨和山有之也王

伯厚紀聞云梧桐下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
且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不知
堯時曆草于閏月何如

酉陽雜俎曰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
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又油點草葉似君達每葉上有
黑點相對

又曰石榴一名母若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熟味
純于洛中

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約有謝表
或曰蒟醬雜菱醬也取菱之鮮者蒸其汁味如蒟梁
武帝日惟一食食上菜蔬蜀獻蒟醬噉覺美曰與肉

何異勅復禁之今雜爰味與肉同筠蒟當亦蒟類與胡蔓毒草名滇南名火把花

爾雅菹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爲麩生未提檢蠹曰菹豆即蠶豆蜀人呼爲胡豆一名戎豆春秋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菹也即此管子曰北伐山戎出冬蔥戎菹布之天下中國有戎菹自齊桓伐山戎始而滇有戎豆則爾雅已稱之柘榴因張騫入中國滇有柘榴亦不自張騫始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稍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上生一歧含數實花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如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

無異而風韻過之予如肥阜核大亦可嚼食味似豆
春生秋熟交人珍之今臨安屬亦存

山石榴花一名岷山紅一名躑躅一名杜鵑花躑躅
者羊兒之而躑躅也杜鵑者杜鵑呼時開也蜀中彭
縣丹景山多產此花唐張籍詩云五渡溪頭躑躅紅
嵩陽寺裏講時鍾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
峯注云杜鵑花也羊食則死見之躑躅又唐人呼爲
山柘榴花雍陶在鶴詩云深山一夜養枝紅是也又
李群玉山石榴詩洞中春氣暖瞳瞳尚有紅英十樹
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殺石泉金谷園又雍陶歎靈
鷲寺山榴云水蝶岩峰俱不知露桃凝艷數千枝

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
滇中種業甚繁俗呼山丹花永昌張司徒作二房記蓋山茶山丹二種也

以廣雲貴諸夷飛槍取人于數十步外每槍無不中命曰梭標按文選注箏竹大如戟種實中勁強交趾人以爲矛梭標當作箏

甌甌施之大牀前小榻上級以登牀雲南百夷有之曰坐墩緝毛爲之

斜紋布古名象紗產臨安東粵產象故亦有斜紋南詔傳云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向兩屈而下直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矐弓

陸賈南中行記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時酷烈彼中
女子以綠縷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
云細花穿弱柳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
至今猶然丹鉛錄載楊用修詩曰金碧佳人墜馬莊
鷓鴣林裡採秋芳穿花貴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
郎

高史云南海有傾漚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
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類椶高五
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甕于甕
下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
麴惟取其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寫編書用之譯用之

詩云昔年南去得吳檳
物志亦載其事今緬甸
單民宣慰司有此

舊志云北勝州有獅頭
其味最甘鄧州有猩猩
果高教文春花秋實果
如彈丸色如血味酸可食

類林云新羅國多海紅
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
寒未暖時海紅花發
徐熙帶雪枝

三都賦云獅貢入蠶之
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
養至第八次不中為

絲只可作錦紋三八蠶之綿李商隱境香曲云八蠶
蠶綿小分炷蠟焰微紅隔雲母

博物志云驪國諸蠶並不養蠶收婆羅水子破其殼
中如柳絮細織爲幅服之畏之婆羅籠段

唐書云自曲州請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杯蠶生
越二旬而蠶織錦縑精緻太和所鮮而西人不蠶剝
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膏之今滇人不知蠶桑尺
帛寸縑咸仰給江南所織綿布亦不足供惟賈人是
需而所謂波羅實者亦不知其種彙矣

廣志云縣國者白桐木其花有白毛氈渣漬織以爲布
詩義疏云白桐宜琴瑟雲南祥柯人緝以爲布

王叔詩紙錢飛出木綿花李商隱詩木綿花飛鷓鴣
飛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盛黃花片極
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勣吳錄云交趾安足縣有木綿
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攀枝花阿迷
元謀十八寨皆有之

蘓子瞻嘗于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
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捲
起噴飛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燭大明廣
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鞞宮中材人承聖顏捧觴
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石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
子瞻以歐陽公尤知聖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舊畜

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真余家寶玩云
越雋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月肉生如故
漢成帝時越雋交趾獻長鳴鷄一食頃不絕同雞晨
即不漏驗之器刻無差長距善闕

續博物志曰學生越睢以陷卒取之每殺天震雷暴
而梁祚魏國統云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
炬火照數千步或時解脫則藏于深密之處不容令
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爲籒能消除凶逆

華陽國志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今瀾滄江得多孔雀其食金剛纂故羽有毒常浴于

江誤食水亦殺人好事者補之畜于家飼以稻梁年
餘乃無毒矣

鐵鷄哥鴨也一日鴉舅蜀地名駕鷓鴣滇中名鐵鷄哥
又名榕油詠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丹鉛錄曰月
令鴨始鳴鴨即伯勞也左傳曰伯趙梁府曰伯勞今
不識為何鳥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
形似鸚鵡但鸚鵡綠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
鴨必單栖鷺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
搏鷹鳥集於林則盤旋鳴聒候鷹鳥飛輒擊之
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則色鮮不黧或
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義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

教若加之鞭笞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于一斗弗
如此永昌垣輸其說出華陽國志今永昌郡絕無此
彼中人言蓋出三宣徵外古貢自永昌遂以爲永昌
產耳

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荼苗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
也獸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尅
蛇毒永昌亦有之魏宏南中志曰雲南郡有雄倉山
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

舊說象爰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金釋氏書言
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又言龍象六十
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異物志曰象

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倫鼻為口役望
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詭素牙玉潔載籍所羨服
重致遠行如丘徒咸亨二年同澄國遣使上表言訶
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
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騰隨四時在
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
可食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
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大聲獵者墨
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大聲走舉鼻
吼叫循字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熬之
耳後有孔薄如韃皮一次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

眼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草
五歲始生

越賤之西多爲草產善馬世稱越賤駃始生若羔歲
中紐茲縻之飲以禾漚七年可御曰馳數百里中盧
縣城南有石穴山馬謂之馬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
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刊此穴
又得馬數十匹送進業蜀使至有泉在海池者識其
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而流涕

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蚡箇等七人謝天子獻鐸勒浪
剽鐸刀鐸勒北如殘月有孔傍達出麗水節以金所
擊無不洞夷人凡寶日以血祭之盡刃鐸時以毒藥

并治取迎羅如星者七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
歸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俗謂天降
非人鑄可刻皆以棄錢為莖幹不可絕用細絕則不
折則缺

南蠻有毒梁無刃狀如朽錢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
降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貝蟲之大者可容數升南蠻推之以節梁今之梵樂
用吹和銅鼓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回吹螺以迎隋使
是也梁武之梁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老學庵筆記曰予初見梁歐陽顏傳稱顏在嶺南多
我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足予在宣撫

司見西南寺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綉亦頗精叩之鑿鑿如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不足爲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矣
周書會曰卜人丹沙云西南之蠻丹沙沙所出卜人蓋今之濮人也

又曰湯令伊尹為四方獻令伊尹曰臣請正南歐陸桂國指子陸童百獲九國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箇鶴短狗爲獻

瑟瑟寶石也唐貞元二年魏州盧氏山出瑟瑟時李泌為陝魏觀察使奏請充獻禁氏開採詔曰瑟瑟

之窟中土所無今產于近郊實為靈異朕不飾器玩
不遁珍竒常思返朴之風用寫躬儉之節其出瑟瑟
之處聽百姓求採不禁

神仙傳云松柏暗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
珀琥珀一名江珠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
是寒松液蛟蚶落其中千年猶可觀古文曰頃羊採
芥磁石引封頃羊亦琥珀也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
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言龍血入地為琥
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峰岸崩則蜂出土人燒
治以為琥珀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高作
松氣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玄中

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爾雅云楓樹無風自動有風則止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爲琥珀上有菌食之輒令人笑不止世說曰桃潘入地所化淮南子云鬼然琥珀苗也荊州隆平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也而寫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竝來狹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中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息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喻入地所爲也

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獄幽微臂上猶帶史良妙合

采碗轉絲繩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
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威獲
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筭盛之
拾遺記吳主命工人寫潘夫人真狀以進吳主見而
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按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東昏侯
潘淑妃市琥珀釵一枝五百七十萬杜陽裡編唐德
宗幸奉天行在無梁鉅時有裨將萬流矢所中上碎
琥珀匣以賜之近臣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
琥珀匣上曰今光奴逆恣我危社稷軍中藉財用人
之際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陽剪鬚以付英
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

者無不感悅。德宗上內殿，自携火精，割數以千萬。
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而遂以劍斫檻上，錢後貌應
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器，如斬後愧不
足憂也。及乘輿，遇夜市，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
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
里，出神錢。山有瘡，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
道，神錢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其劍光如電，切
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燭，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
起。上所碎琥珀匣，蓋以盛劍者。

廣志：哀牢縣有虎，息生地中，其土反旁不生草，深者
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息如林，約如桃。

膠凝堅成也

琥珀出西域者色純黃若金西僧以爲念珠滇人字爲蜜蠟金

淮南子雜子可作琥珀今無其傳近市以桃膏偽爲者色大佳但久握之則軟

白髮魚戴髮無鱗婦人白而肥出滇池

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大理志言洱河鯽美魏武蓋言池之在滇者非必滇池其實滇池鯽魚自美未遜洱水也

唐太宗宴回紇于秘殿設朱提浮酒瓶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之尚不能盡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正魚雲南舊志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為工不知古韻江有工音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潘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曉文義故用古韻也

補官師

史記前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項襄之一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畧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項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歲乎范曄後漢書云順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即蹻也舊志官書本史漢首稱莊蹻又取後漢書謂豪為蹻裔其實范曄書與注皆無此說

正德間巡撫議祠莊濤或言濤與路並為盜遂止按
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濤為盜于境內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蓋楚有兩濤一莊王時大
盜一莊王裔孫為將軍平滇自王者總之頃襄為威
威王為非莊濤為是莊濤為非遷國既訖頃襄為威
王又惡和不訖濤為濤作滇志當以范氏為正今官
師仍舊志而附辨于此

漢祥柯太守張亮則李元脩南鄭人威著南土永昌
趙高考謀欲反畏亮則臨郡相諫而止號曰卧龍
晉寧州刺史尹奉南陽人先刺史王遜時蠻蠻保盤
南遊出兵攻討不能克又遜卒蠻寇掠州吏民患之

奉重募徵水曹判錢量而誘降李暹盤南平以功進
安西將軍封遼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東如南
零三縣為郡奉後降李雄遷于蜀

興古太守李播朱提人晉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
治郡南廣太守李劉數破雄殺賊大將樂初後刺史
尹奉却即還薦治又雄定寧州復置郡以播為太守
自漢以來官于滇者見官賢或見外傳其美惡具存
矣又有此績無所為傳紀存其名前志祭列召宦為
晉益州牧常松字字于秀成都人三國建寧太守
杜良自幼倫晉地人晉建寧太守取容字仲素廣漢
人陳楷字達之安漢人晉祥柯太守毛楚枳人

元史載世祖伐大理時于壬子歲惟鄭昂列傳稱庚戌歲憲宗征大理因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瑤城抵雪山山徑盤屈捨騎徒步昂嘗負憲宗以行敵據阨險要昂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嶺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昂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帥還命昂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昂澤州人爲陽城縣軍民長官後與宋人戰於樊口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謚忠肅

月舉連赤海牙從憲宗征釣魚山巖從太子滿哥征雲南戰數勝至順中贈推誠宣力定還功臣追封威

寧郡公謚襄靖

勅古思從世祖征花馬國率兵千人結浮橋于金沙江以濟師中統初論功授益州等路宣撫使賜金虎符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趙國忠烈公俊第三子世祖在藩邸命文用三文書講說帳常見許重世祖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替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子北平王雲南王經

立智理威為裕宗東宮必闡赤輿文書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閱其地又受兵百姓傷殘撫近臣撫安之以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會雲南盜起統數十萬營

言欲寇成都威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
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
勞之又語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
之帑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其歸以朕意告諸
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母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
矣元貞七年遷西川行省參之政事八年進左丞雲
南王八剌所在以驛騎縱獵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
事非有急且不得弛况獵乎王憚為之止獵

傅羅歡畏答兒幼子鮑木哥之孫璫嘗大爺之子也
時諸候王十及臣皆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為本
部新事官從世祖皇子雲南王愛哥亦為其苟臣寶

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
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歡辭曰臣不
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悞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
引帖木兒轉其行未至雲南竇合丁密以金羸迎謁
祈無寃其事博羅歡懼其握兵徵外拒之恐致變陽
諾曰吾橐不能容不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
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帝陛見帝顧謂線真
曰御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玉律水玉君俊王鑑皆元臣史失其官世祖次臨洮
遣水等論大理不果行師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十
餘里至金沙江水草黃茂以渡離大理北四百餘

里邊遣水等往使不報後番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
不立計必死矣命姚樞搜訪國藉乃得三使既廢命
樞爲文祭之後以主鑪于天赦貧不能自存詔如優
恤又授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

禮部郎中劉芳中統元年使大理至吐蕃遇害詔卹
其家

本朝兵部上書任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弘治己未進
士嘉靖七年武定尋向蠻夷煽亂奉

命視師討平之是年益部叛又以公提督雲貴川廣
軍務已而西川議撫遂罷西征還京

右參政何鍾麗水人隆慶初任戶部翼翼人推君子

之風而面與心符絕無吟域士民悅服歸之
存參政徐中行字子與歸安人以文學稱中興之彥
而治行表表郡邑之吏向風

提學僉事方沆莆田人而左遷安寧提舉鹽政之暇
樂與賢良文學談說經史轉督學品騰名下士無遺
者著述淵富滇人士手抄而藏之

謝肇淛晉江人萬曆中任在參政才情實合滇以西
郡邑資其彈壓恢恢乎餘力以修竹素湘乎素矣有
滇畧四卷刻于葉榆

崇陽汪文盛四明張時徽白門劉講長洲皇甫嵩
尚郭梁天台王士性吳郡馮時可皆著聲聞苑而官

漢書作七多

鄒文煥李豐人以貢荐更徵江守軍騎自廣南之任
鄒炳芳斌祖賦徵水如練醜其水清近代守令之官
曲靖同知孫台初爲雲南司理再遷北勝知州三任
皆有實政大理保之變挺身監露蓋之兵師克有功
卒千行間進崇祀北勝官祠

官賢封王者章舉封而康郡贈思丁封咸陽納速賜
丁封進安沐英進封黔寧晟進封定遠封公者忙古
帶封濮回忽辛封雍國愛魯封魏國傅友德封穎國
沐晟吳復俱封黔國封侯者文齊封成美馬忠封博
陽亭沐英封西平郭英武定仇成安慶藍王永昌胡

海東川金朝興宣寧陳桓普定張翼鶴慶張銓永寧
普震景川王志六安蔣貴足西取炳文長興封伯者
王驥請遠休品定造

其得謚者漢諸葛亮唐葉舉同為忠武元忙古帶為
威愍瞻思丁為忠忠忽辛為忠簡愛魯為忠節

本朝王祥為忠文吳雲為忠節沐英為昭請春為忠
襄成為忠敬昂為武襄斌為榮康宗為武倍樊堂為
清簡何孟春為文簡林俊為貞肅肅彥為定肅伍之
定為忠襄張佳應為襄憲楊慎為莊介王恕為端毅

補流寓

唐李善揚州江都人受善有雅行淹貫今古不善屬辭故人號書箴顯慶中累推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數行湖洽表上之賜齋額陞除洛王府記室叅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續博物志曰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為內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為師臣舊志稱蜀青城人豈光庭錄蜀人漢遂自謂青城人乎

元脫脫順帝時為中書左丞多復私怨至正中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朝臣上章諷行不果遂假便宜總制

軍馬破賊于徐州又破張士誠于高郵城外哈麻害
其寵族御史袁賽同等劾之削官爵誰安安置詔至
軍中擊伯達曰丞相嘗受密旨宜一意進討且勿關
詔脫脫曰是與天子抗也如君臣何達受詔既而臺
臣又論其譎輕再徙雲南之鎮西騰衝知府高惠欲
事以女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後再徙阿輕乞之
地惠發兵圍之哈麻矯詔遣使賜以鴆

補水傳

元劉深雲南左丞大德中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
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入
百總婦未奉正朔宜用兵征伐哈刺哈孫曰山嶠小
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
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適出湖廣民疫于餽餉及次順
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
舉兵圍深于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國
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
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哈孫言會赦有司議
釋深罪哈孫曰微名首譽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奏誅之

德志載晉元帝時孟才為建寧太守驕暴無思為郡民所逐刺史王遜乃分營半為平夷郡即以南為夜郎郡四縣按沈約南宋書載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寧立平夷夜郎二郡置太守後避桓溫諱改平夷為平蠻華陽國志以孟才王遜為元帝時人元當作懷

本朝諸王考

岷王諱棟

高皇子洪武二十六年建師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
文初廢爲庶人靖南初復國興守臣交惡

文皇賜書諭王召守臣戒之未幾又多不法

上怒罪其府僚奪冊竇尋念王囚繫久復與冊竇

洪熙元年徙武兩州景泰中堯謚曰莊今王在武岡
其祿最薄凡滇人士過武岡者王以為先世舊封於
此咸加禮焉

周王諱楠

高皇子

高后出洪武十一年封于開封二十二年棄其國之
鳳陽遷雲南未行達文中以誣服竄雲南已而召還
靖難後復封王洪熙中堯謚曰定次子有勳永樂中
封汝南王得罪于父

文皇遣至雲南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王在大理有
無爲寺記見藝文宣德中復以罪廢為庶文

靖江王諱守謙

太祖長兄南昌王孫父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
文正依

太祖比長累從征伐後守江西有罪安置桐城

太祖召王慰諭曰兒無恐我育汝長且封汝永幾文

正卒洪武三年封于桂林桂林獨秀山前有元順帝
潛邸改為王宮未幾廢居鳳陽閏七年使居雲南賜
璽書戎輪北至雲南以作書通百夷忤

上意又以貪暴召還二十五年薨于贊儀永樂中復
遣之國

勝國諸王考

元諸王表曰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然初制簡朴
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而賜
印之等備前日也

梁王甘麻剌世祖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金印獸紐出
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出鎮大斡耳朶大德六

年堯謚獻武進謚顯宗子也孫帖木兒襲封晉王至
治二年立為皇帝

梁王松山顯宗子至元三十年以皇曾孫出鎮雲南
梁王禪系出松山延祐七年封雲南王金鑊銀印駝
鈕泰定元年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太平王燕帖木
兒戰于柳林兵敗見殺

雲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五年封金鑊銀印
駝紐出鎮雲南後進封金印駝紐張玄道列傳稱皇
子雲南王愛哥赤為其臣寶合丁毒死或即其人與
雲南王也先帖木兒系出忽哥赤至元十七年襲封

金印駝紐

雲南王老的至大二年封金印駝紐

雲南王帖水兒不花梁王禪于泰定元年襲封金鑿
銀印駝紐

周王世球武宗長子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
于世球延祐三年議建儲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因位
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諧
于兩宮封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率眾
來附因居北部其後之宗遣使迎于漠北遂即位是
為明宗

梁王相匝剌瓦爾密元末以宗室鎮雲南其世系未
詳

天兵伐之飲鴆死

補人物

文皇帝夜夢赤龍色從后扶掖之狀次日視朝畢徧
察臣班無朱衣者惟安寧楊益應貢入太學隨朝因
天寒著南中副綬衣於藍衫之下其赤朝士以對上
大悅欲以八座待之冢臣以爲非宜遂授兵科給事中
中歷陞工科左右給事中

上常召與對奕時以手撫之思遇篤至洎
仁宣二廟乃出守漢中又謂繁成都告歸

正嘉而前省城科第盛于西方文昌閣上爲小雁塔
紀之其嚴著者嘉靖辛卯周翁俊立赤幟于士林從
遊者中馮爲多介弟馮亦在提命中舉于丙午又有

張翁克典者字懷虞，錚錚純與，教奇止，得貢以廣文。先生嚴立庭之教，其子朝棟應丁酉鄉試，纔十七，初場出，問之曰：「場中今年添幼童，速士子文不覺煩亂，文殊短促，即大怒曰：『所學何事？』取杖杖之，幸疾走得脫，而朝棟是科竟入教。」

張郁蘭字元馨，七歲遊郡庠，楷書篆隸繪事俱稱獨步，以貢仕重慶司訓，試署巴巴鎮，算用兵儲橋教萬武備，因缺當事，以異才欲薦，會弗克奏功而止。遷賓川學正，即志以名官稱其能教，再遷廣東惠州教授，人愛得師，未及引年，以母老終，當路題之在惠，識歸善之宮，詹揚文懿公起元文懿銘其墓，有卓哉高人。

允夫大雅之稱

施繼述字元善，丰儀都雅。自少以美才篤行聞中嘉。靖甲午鄉試會試，數不偶，揀選得山東蒲臺縣。憫其罷敝，刻持燥操，均派京邊糧役，細民德之。巨室弗善也，竟以間往歸。友于母弟，繼述擇師近友，以至學成。中甲子科，為普安守。其他倫誼之厚，多類此。

周紹樓字太瓊，永昌人。嘉靖壬子科鄉舉，仕至襄府。紀善，遂家焉。博學能文，賦才尤擅。王元美司寇雅重之，唱和為多。中戊子科，周燮其父也。嘗為雲南府學教授。

陶庚別號星子，嘉靖丁酉鄉舉，仕至承天府判，歸田。

卜築西寺之右日望西山吟哦而已屏跡城市自老
無求太守鍾公親駕請為知飲大賓辭不獲乃入城
隨拜親識然非其志也因作詩云可笑青門老賓客
等閑卻上信陵車從此遂不復出今其田宅已不知
所在遺稿亦無從收故老有談其事者如此

馬斷文別號目川以儒士為中書

神宗在中朝繼文為侍書每日做紙大小真草皆出
其手而

宸翰飛酒可傳寶賴之以是恩遇絕厚曾書教畏二
字賜之後又為御製詩一章官至太常卿仍賜二品
服繼文為人開爽而雅馴居燕之日久言語在南北

之間酷嗜棋枰日可數十死之日

神廟爲憫怛不怡

蘇大綸字理之昆明人隱居樂善不求聞達教子舉
明經三爲博士見孫舉于鄉人謂蘇新爲善實食其
報前巡撫李公壽爲方伯時造其廬督學江公和更
禮重之俱不見年九十七而終

處士童璧字邦祥生而向佛齋居蔬食焚香持誦時
自少田所得租錄舟逆晉寧即于盤龍山禪院供佛
飯僧曰此中未廣而儉廉吾所以爲此者欲以出吾
力者表吾誠耳其它爲善事類此年八十一無疾而
終遺言不及家業第囑其子勉爲善而已

邑諸生朱魯智字養晦厚重端詳稱其質餘與交交
即至厚者不見戲笑於書無所不窺每試高等而數
奇以老其沒也學使劉公伯璽哀之以冠裳榮其父
而善視其子其妻梅氏守節今已八十餘

感克之變南村婦有被驅而奔竄者始猶雜衆人中
自知不能前行至南壩開水掩袂投河沿流而去竟
不知為誰氏之子東海樵夫祀于湖上彼婦之烈泯
泯也

永昌郡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性婦李氏家住城中
寡居景泰米都督毛勝以達旦降中因鎮守永昌
遣人取季時勝勢煥森問者震龍言其姑與父母皆

勸從之季不應以口隨生卧不置曰再來即自到曠
遣別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後旌表者皆不
及

永平民有受值為人傭作者以他役逾期不起主人
怒而逐之哀求不納哭而去曰老母無食奈何行未
幾倦卧道旁夢一人撫其背曰無傷也某山之原有
竹試往攀之可得米以養親覺而憶其山舊遊也往之
竹下果得米于時萬曆庚寅辛卯間也滇中一時
所在皆有之晉寧楊德全太守時為司徒即出差
歸里及入京携以饋其米非稻非麥長三倍于稻米
作粥不稠濁為飯潤而甘微帶香味

滇郡布衣李春茂有土人風憫兩學地壞願捐貲修葺請十督學行即數之徵取至郡下衙役不無苛求諸弟子負朋而不平茂不訝也郡嚴實白其高誼學使者以為美人崇莫為學宮落成所費實夥又推其餘力修西寺有間阻者遂不果竟卒

節婦段氏生員王重光之妻字十年而重光死段氏守節事舅姑鬻產以葬視兩子學每至夜分坐前案經常路表揚今崇祀節婦祠

繆氏御賢繆白文孫適吳承祚夫孀無子守志不二以女紅自給垂五十五年之嗣竟無以節舉者

謝氏百戶楊廷諾妻二十而寡無嗣有姑在堂守養

事姑至七旬而終初無會舉無明言其姑憂氏為方伯憂公道女進見知賢

補方技

揭向春大理諸生積大定數徐在伯特征邪監延春
明數時正審文案見春至置筆而進之類脫于管春
翁楫曰不利公宜無往徐公不應後竟蒙難如所言
巡撫歐陽公童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
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
得男亦文疾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曰子言信
然所云亦文疾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曰是生以
天赦日當名赦保公眠其神命晰其義曰赦從赤從
文疾人即保字歐公悟曰數學能奇驗乃爾後以明
經為武定府學教授所著有心易發微諸書多微言

人罕得其傳

黃拱斗字文極晉平人性穎異多讀書旁及百家技
藝無不精究初以計偕遊京師與一人奕其人喜其
知音遂盡得其所習觀象之法而歸月朔日至三日
每夜升屋仰觀天象熟察星孛逆書一曰雨暘風雷
及地震妖異之事一一符合有不合則更升屋而觀
愈久愈精至不失絲髮竟未仕卒卒之年月日時咸
預知遍告親識盡焚其書

補羣祀

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雞
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漢郡亦有神祠羊
首人身亦不知其所從來山海經曰四荒之山有神
獸而人身其說蓋與此合

哀牢山下有二廟俗名大官小官廟每正月十六日
滿雙會察誠中亦注凡水旱官亦往禱焉其題神粒
大官則曰大定戎方天下靈帝小官則曰大聖信直
利物靈帝雙人相傳大官為叔小官為侄大官廟被
火焚其泉場以禮賑小官廟未焚其塑像之制與滿
蠻同張南園謂衆氏出自哀牢山故滿人而雙滿二

官蓋蒙氏遠祖志草謂為既氏二子歸仁歸義不知
何據今祀志因之

永昌城西北二里有紅廟內祀兩牌曰廣祐山川安
民景帝慈德聖母淑明仁后蓋蒙氏僭號時所立也
蒙氏世隆累寇邊唐妻以公主后高駘敗之憤恚疽
發而死偽謚景莊皇帝正其人也

論人敬諸葛公特甚祠之于其營僭謚之曰神武有
徵靈通昭帝

國初修祠而葺其號

補方外

滇郡北却山中峯頂舊志浮圖從形家言也俗言靈
螳塔謂建塔無螳患今塔壞而址存

筓竹寺初自元僧雄辨結茅數椽後漸充拓後又有
玄堅黃龍無相皆以元朝褒封今有三塔在寺左方
萬曆間重修之後鉅麗壯觀又鑄銅為萬佛寶塔于
殿前

僧雪谷滇郡人善書畫今傳其所書尋牛圖字畫端
楷書有古意所畫蘭一幅值數謙

孫庭蕙郡人隱于青囊術與人業不問值遇人授以
上乘臨終偈勸云身本從幻生幻化患何在形寄丘

陵中神遊六合起悟遠脫在禪玄之間不食五日
聞異香而化

僧靈山不知何許人僧臘禪心難山古樹同叅者依
為法侶時作言詮盡超法席

九菴姓劉氏逖迹曲靖有識之者云曾以通籍為達
官卧病垂死有異人導之雜染遂愈在漢十餘年而
卒言論修持遐邇皈依

羲印亦不知何方人行脚至漢結菴于祿豐萬山中
其地有異境時振錫漢池貌癯神清鬚鬢
詩皆迴出常格人莫窺其際化時已九十